

罗彩霞身份信息至今未恢复

2009年5月5日,湖南邵东“罗彩霞事件”引起人们广泛关注,6月30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发出《关于核实普通高等学校重名重身份证号在校学籍的通知》,并将同姓名同身份证号在校本专科学生数据通过“平台”公布,要求各高校认真核查疑似冒名顶替的在校生,经核查确属冒名顶替的,一经查实,学校应当取消其学籍。情节恶劣的,应当请有关部门追究责任。很多人在问,到底高校中还“潜伏”着多少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假罗彩霞”?

为防止“罗彩霞事件”重演,教育部此次还推出了新生入学资格复审的新规定。

而在10月26日,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对邵东县学生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与原犯的受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

11月4日,媒体披露了王峥嵘被判刑的消息。罗彩霞表示,感谢国家公诉,无论王峥嵘被判多少年,都是对自己行为的肯定。

但身份问题还在困扰着她。“我最关心的是恢复我的身份信息,可判决一点儿没有涉及。”罗彩霞说,“别人对我妈妈说恭喜,她和我一样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希望我的身份信息不再受影响,可还是遥遥无期,宣判了又能怎样呢?”

身份信息未恢复,无法办理银行卡

罗彩霞对记者说,入读天津师范大学时,学校为新生办理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因身份证和银行卡丢失,今年7月6日,她重新申办时被银行告知,银行卡还是不能办理。今年国庆节后又去办银行卡,还是不能办。

今年3月初,罗彩霞到银行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被拒绝,王佳俊冒名顶替她上大学事件才意外曝光。

“现在银行身份信息还跟3月见到的一样,名字是我的,照片是王佳俊的。”罗彩霞说,银行的人都认识我了,可他们说身份信息不能更改,要我找公安部门。到公安部门查询,我的身份信息都是对的,公安局要我找银行。他们都说和自己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因为不能办理银行卡,罗彩霞只能借用同学的。也正是由于“罗彩霞事件”曝光,她身边的

很多同学都去查看自己银行卡的信息。一名来自甘肃的女生还真的发现了问题,她的身份信息中照片竟然是一名中年男子。

“她把照片寄给当地公安部门不久,银行身份信息就改过来了。我的却不知道怎么办。”罗彩霞说。

“别叫我彩霞,叫我‘罗毒蝎’‘罗恐龙’”

更让罗彩霞苦恼的是,就在王峥嵘被判刑的消息公布后不久,一则《罗彩霞10万元索赔请求未获法院支持》的报道被广泛转载。该报道一方面称“罗彩霞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35200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的诉讼请求并未得到法院支持”,一方面引用王峥嵘的辩护律师的说法,称王峥嵘在得知罗彩霞知道王佳俊冒用了其名义入读大学后,主动与罗彩霞联系,尽力挽回对罗彩霞的损害,消除不良影响等。

对这则“索赔失败”的报道,罗彩霞的委托代理人、天津

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潘强称其“系误读”,罗彩霞则斥其为假新闻。

罗彩霞对记者说,今年6月,一名自称邵东县公安局人员的男子用座机联系,要求她回邵东做笔录,并告知她的案件已经到了北塔区人民检察院,可律师回拨电话后却被告知不是邵东县公安局。

此后,罗彩霞对王峥嵘刑事案件进展一无所知。“我和我的家人从来没有向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怎么会说我索赔失败呢?对于公诉案件的开庭我和律师都毫不知情,且我也非原告,哪来的‘至今为止,未接到罗彩霞的上诉请求’之说呢?”

罗彩霞说,王峥嵘得知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败露后,并没有立刻主动和我联系,反而要求我更改身份证号码,放弃已考取的导游证、英语等级证、计算机二级证等证件,并提出支付一年导游工资,让我重新考取导游证等无理要求。“索赔失败”的报道让很多人误解是我给人家改错的机会,说我得理不饶人,让我百口莫辩,受到很大的精神伤害!

实际上,罗彩霞遭受攻击和谩骂并不是从这则报道开始。今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独家报道了“罗彩霞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声援罗彩霞的帖子。然而,进入6月,“让我们关心王佳俊,因为人道;我鄙视罗彩霞,因为她的行事方式”等帖子大量出现,这些帖子指责罗彩霞“得理不饶人”“害了王佳俊”等。

一夜之间,网络舆论从“挺罗”变成了“倒罗”,罗彩霞难以承受各种谩骂和攻击,只能跑到沈阳一远房表哥的学校躲了起来。

“对一件事,大家的看法可以不一样,毕竟世界观不尽相同,但骂我的帖子中不排除某些人用心险恶。”现在,罗彩霞已经能用比较平和的心态看待网络上的留言了,当同学昵称她“彩霞”的时候,她还纠正说:“别叫我彩霞,叫我

‘罗毒蝎’‘罗恐龙’,要不叫‘罗芙蓉’。”

甚至,有一次她还专门整理了网上谩骂她的文章,准备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因为太多了!”

她的亲戚也多次遭到别人威胁

被改变的不止是罗彩霞一个人。

因为最早从王佳俊妈妈杨荣华那里确认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实,她的姨妈曾被杨荣华多次追着咒骂。并受到了“第一个就要打死她姨妈,她是罗彩霞的幕后操纵人”的威胁。

“我姨原来大大咧咧、无忧无虑,现在怎么也开心不起来。我们原来的生活单纯又简单,忽然接触了太多的东西,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件事对我们家一辈子都是阴影。”

只有爸爸的变化让她高兴。爸爸只有初中文化,原来不关心新闻,上网只会看电影。现在一有女儿的新闻就会给罗彩霞打电话。

相对王峥嵘的刑事案件,罗彩霞更关心自己的民事诉讼。2009年5月,罗彩霞以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为由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起诉王佳俊、王峥嵘、贵州师范大学等7个单位和个人,索赔经济损失3万余元、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

诉讼的每一次波折都让她提心吊胆。原来三次申请立案被拒绝让她绝望,邵东一中提出管辖权异议也让她揪心。

妈妈一次次打电话问她案件的进展。

“我能说什么?说‘等程序’对妈妈来说太文了,听不明白。她让我催催律师,催催法院,可催了又有什么用?”

11月9日,罗彩霞的律师到天津市一中院领取了邵东一中对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状,民事案件离实体审理的路还很长。

罗彩霞向记者证实,在律师的建议下,今年6月,她已将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院

长唐昆雄教授追加为第8名被告。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王佳俊赔偿经济损失419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唐昆雄与其他6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在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唐昆雄违反教育部规定,代领了录取通知书,成为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得以成功的重要一环。

2009年5月20日,贵州省教育厅纪检组长杨仁远表示,将根据湖南方面对王峥嵘的调查结果确定唐昆雄是否存在其他问题,但调查结果至今仍未向媒体公布。

罗彩霞说:“我的事件曝光后,我接到了不下10个求助电话,他们的经历有的和我一模一样。起诉唐昆雄是希望查出真相,给干这种事的人以震慑,也让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看到希望!”

[对话罗彩霞]

“希望找回真实的自己”

因冒名顶替者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被判刑,“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案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近日,罗彩霞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王峥嵘一审被判有罪,你有什么感受?

罗彩霞:在我看来,不管几年,判刑就是很严重的事了。对王峥嵘判几年我都无所谓,国家公诉就是对我行为的肯定。我最关心的是我的身份问题,可判决上并没有体现。乐观一点说,我的问题得到重视了;悲观一点说,还是杳无音讯。

问:事件曝光后,你曾经“失踪”了一段时间,是因为舆论压力吗?

罗彩霞:媒体曝光后,我感觉自己有救了,但接踵而至的是压力。特别是五六月,报道、评论很多,网上有很多留言,看到鼓励的很欣慰,看到谩骂的很委屈,特别是对我人品否定的言论,那时候基本处于崩溃的状态,到最后电话都不敢接了,只能选择逃避,好在现在平静下来了。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过着平

静的日子。事件曝光后,爸爸接到很多骚扰电话,吓坏了,接受采访时也有人盯着。至今,我只希望他们能平静地生活。但我知道我的人身安全将是他们一辈子的牵挂!

问:你的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

罗彩霞:从天津师大毕业后,我在北京一家私立学校干了一段时间,管初中部的教务。现在辞职回到天津,一方面处理我的官司,一方面兼职带旅游团。还行吧,不管怎么说,先活着再生活吧。

我其实是个很普通的人,扔进人群就看不见的那种。但是,网上的一些评论把我称为正义的化身,我自己也不想让别人失望,所以活得很累。很多人第一次见面就说:“你就是传说中的罗彩霞呀!”还有人说:“罗彩霞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刚参加工作,我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也会犯错误,我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认识我,那样我的压力会小一些。

我不想活成别人心目中的罗彩霞,希望找回真实的自己,我也会害怕和恐惧,现在把我的博客留言功能关闭了,就是让大家知道我承受不住了。

问:你的事件曝光后,据说很多有类似遭遇的人向你求助?

罗彩霞:我接到不下10个求助信息,他们是通过网络联系上我的。我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只能把曾经采访我的记者联系方式告诉他们。我记得一个山东枣庄的案子简直和我的一模一样,但对方说他没有那么坚强,不希望曝光,学校也答应解决。我希望他们的问题能有个圆满的句号。

现在我经常想,类似问题并不只有我一个遇到,只有把问题彻底查清,才能让大家看到希望,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追加唐昆雄为被告。

问:你对接下来的民事诉讼有什么期待?

罗彩霞:我相信会有公正的判决,也期待尽快开庭,最重要的还是希望通过民事判决解决我的银行身份信息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

为变男儿身她四处奔走求助

11月10日中午,湖南长沙某整形医院门诊大厅,来自湖南邵阳市新邵县的徐秀芝神情失落地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是她第三次来到这个医院,拜托医生甚至是院长,希望给她做变性手术提供方便。但院方的答复,让她的希望再次落空。

“我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比死还难受。”徐秀芝把头埋进手臂,手指在留着平头的头皮上使劲地抠,“如果可以让我做一天男人,即使明天死了我也愿意。”

然而几十万的变性手术费,却是横亘在徐秀芝面前的巨大难题。11月11日,记者对话徐秀芝,试图了解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孩为什么如此憎恶自己的女儿身,又为什么拼死要变性。

很少回家,因为不想成为别人的笑柄

刚读完高一的徐秀芝辍学南下打工。此后十多年间,她很少回到新邵县平邵镇那个贫穷的家。不是因为对父母没有感情,也不是因为自己常年在打工却没有赚到钱、怕家人责备,而是缘于徐秀芝的内心那个纠缠已久的心结——不想成为他人的笑柄。

“没有我的存在,家人还能够平静地生活,一旦回去,村里人的指指点点反而让父母更加难堪。”因为这个原因,徐秀芝在外面“躲”了一年又一年。

第一个发现徐秀芝秘密的人是她的表妹。15岁那年,表妹偷看了她的日记,日记里写着:“希望老天爷保佑,可以让我做个男孩子。”

“一个人最隐秘的东西被别人偷窥,真的有一种想死的感觉。”徐秀芝忆起往事,仍免不了黯然伤神。

笑话传开后,周围人浮想联翩,村里人像遇到怪物一样对徐秀芝指指点点,并开始围绕着她议论不休;一个15岁的女孩子,居然从来没有留过长发,从来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也极少跟女孩子玩,甚至说话的声音都像个男孩……这是为什么呢?

从那以后,非议、疑惑就从未停止过。终于有一天,徐秀芝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无奈地选择了逃离。

“我知道,我的想法是不可能被他人接受的。我也不敢说出来,但从小藏在内心的那个愿望,却时时刻刻欲冲破我的心脏,喷发出来。”

徐秀芝所说的“愿望”,便是做个男人。可自从徐秀芝拥有这个让周围的人觉得离经叛道的愿望后,她的世界就与众人隔离。她小心翼翼地生活,生怕受到伤害。

切了乳房,外表就成了男人了

1998年,17岁的徐秀芝来到深圳,“在一个鞋厂,整天打包,一个月几百块钱工资”。工作再苦再累,徐秀芝都可以忍受,“只是到了晚上,那自小就困扰着我的心结,让我备感不安”。周围的女工谈情说爱,徐秀芝却始终无法融入她们的世界。几个月后,徐秀芝用微薄的工资在外租了一间小房子。聒噪声没有了,只是那种无形的寂寞仿佛要把她吞噬一般。

几年过去了,徐秀芝一直不敢与家人联系。然而,父母却始终牵挂着她的境况。

20岁那年,父母终于托人把徐秀芝唤回家,为了向周围的人证明女儿的正常,便悄悄给她张罗对象。然而,徐秀芝的冷漠让媒人扭头就走。

“除了逃离,我没有任何选择。”徐秀芝再次“消失”了几年。2007年8月,随着她寄给家里的一封信,她与家人的矛盾激化了。

“其实一直想靠自己的本事去挣这笔手术费,但在外已近10年,我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徐秀芝知道,即使写了这封信,家人也帮不了她,“之所以写信回家,就是希望家人可以原谅我的不孝,理解我变性的举动”。写完信后,徐秀芝开始积极地准备接下来的求助行动,出乎她意料的是,家人在久劝未果后,竟四处借钱给她做手术。

两个月后,母亲带着借来的两万元钱来到广州,几乎跪下来哀求徐秀芝放弃变性的想法。徐秀芝的回答依旧是——即使死在手术台上,也无怨无悔。

变性手术是一项大而复杂的手术,两万元钱不过是杯水车薪。“医生说,两万块钱只够做乳房切除手术,我几乎想都没想直接签了字。”徐秀芝的决绝让医生备感惊讶,在徐秀

芝看来,把乳房切了,至少外表上看来,不会再有人把自己当成女孩。

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后,徐秀芝发现,自己的现状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连累到家人:“家里的债务多了,父母的头发全部白了。”徐秀芝很自责,但事已至此,只能继续走下去。

“如今,男不男,女不女的身体更让我感到尴尬。”11月9日下午,记者在长沙一招待所见到为变性四处求助的徐秀芝,“我变性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遵从内心的呼唤。希望有人可以帮帮我。对于我来说,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变成男人,另外一条就是生不如死……”

强烈变性愿望与“女朋友”约定有关

徐秀芝说,自己变性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坚决,其实还与“女朋友”的3年之约有关。“我在外面一直很孤独,别人有意跟我保持距离,我也不愿与他人过多接触,只有她除外。”徐秀芝口中的“她”,是在广州打工时认识的“女朋友”小丹(化名),“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原本以为会一直在一起,但最后,一切还是变了。”

徐秀芝的心碎始于2007年3月的一天,“那天我从深圳回广东,小丹却领着一个男孩子来车站接我,她很直接地告诉我,那是她男朋友。我一听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浑身都在发抖”。

那天,徐秀芝独自离开:“其实我知道,不管我做得如何好,我们终会分手,因为我毕竟不是男人。”

不久,徐秀芝就得到了小丹结婚的消息,原本以为这段感情就此彻底结束了,但2008年,小丹却联系上她,告知自己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我们后来又在一起几个月,之后因为种种原因,还是分手了。但我们有一个3年之约——3年后,若是我的手术成功,我们将会重新开始。”

如今,离3年之约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了,手术却渺无希望,这让徐秀芝心里充满了焦虑。

11月10日,徐秀芝再次来到长沙市某知名整形医院,然而院长给她的答复再次让她沮丧:数十万元的手术费,是她迈不过去的坎。

“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放弃。死的那天,我一定会是个男人。”走出医院,徐秀芝离开记者,消失在人流中。

据《今日女报》